

新大运河散文

寻找一根蒲棒

张彦广



张彦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父亲的神话》《一路稼禾》《飞刀刘》等多部文集。

那年去沧州，在运河边朋友小院内雅集，我被天井里的小水池吸引了：那时正是夏季，花木繁茂，池中一丛硕大的蒲草茁壮挺拔，生机盎然。蒲棒在微风中摇曳，让众人欣赏良久。主人见大家喜欢，就忍痛割爱，折了几棵，说，这蒲棒可以回家做清供呢。

我把蒲棒拿回家，我想，火车上，举着一根大蒲棒，会让人笑话，不如自己回家去找几棵。到了河沟湾塘边，却发现，蒲草已无

踪影，只有被叫作“拉拉秧”的葎草和芦草葳蕤而生。在运河边，问问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说，蒲草生在水塘和湿地里，水少了、干了，这都种了庄稼的湾底河床，怎么会有蒲草生长呢？

小时候，刘家湾里的蒲草最多。因水草多，河里的鱼长得也肥大。湾上刘奶奶说，蒲草像荷花，最喜欢淤泥，黑紫的淤泥养得泥鳅像条粗壮的蛇，也养得蒲草在脖子里长出了“骨眼”。其实，刘奶奶说的“骨眼”，就是蒲草的花穗，像今天孩子们喜欢的“烤肠”。

秋至，刘奶奶让儿子下湾将蒲草割了、晒了，坐在地上编蒲席。小孩子就捡拾蒲棒玩。她家8个孩子，每个人身下都有一个蒲席，夏天隔潮，冬天隔凉。

于是，我来到刘家湾，湾上刘家老屋还在，湾下长蒲草的地方却早已被垃圾掩盖。水湾和外界相连的水道已经淤堵多年，成了死湾，只有雨后湾底积上一汪水，也不知那早些年泥鳅和蒲草能否显化重生？然后我又走到村子里的几个大湾，一样是没有了蒲草的踪影。在湾边住的年轻人，已经不知何为蒲草、蒲棒长得何样？

我又来到村外的沟渠，寻觅蒲草的芳踪。要知道，小的时候，村

里和公社的社员们，掀起了一场“根治海河”的运动，“河井坑渠并用”“排灌蓄治结合”“旱涝碱咸综合治理”。水利，这个农业的命脉抓在了人们手上。“井如星，渠如网，林成带，地成方”，农田基本建设像极了湾边渠旁的蒲草，因水而生，水旺草旺，蒲棒结得一个比一个粗大。粗壮的蒲棒被大人孩子们折下来，成为当头棒喝的“法器”。

时过境迁，无水和污水，让“法器”不见了。那个时候，我明白了沧州朋友为何在院子里，精心地培育一丛蒲草，并让蒲棒成为案头的清供。那分明是在运河边长大的人，内心深植的一种乡愁。

“寻找蒲棒”行动，惊动了父亲这位当年的“治河人”。他破天荒地没有对我的这种“雅好”提出批判，而是饶有兴致地和我一起留意起蒲草来。当年，他推着装了被褥和铁锹的小推车，转战一条条南运河的减洪河工地，成为“挖河工”大军中的一员虎将。那时他们就住在河堤的“狼窝”里，地窝上铺的，是派发的苇箔和塑料布；身下铺的，是刘奶奶家送的一条蒲席和家传的狗皮褥子。

好像有了目标，父亲开上他的小四轮，拉上母亲，开始围着运河、漳卫新岔河、宣惠河和一些引水渠转悠。这位老河工，青春和汗水流在了这些河渠沟塘里，对于乡村的水利工程有着别样的情结。关于河流与时俱进的一些变化，好多都是他从饭桌上传递给我的：“听说

运河要清浚开挖了，以后又可以行船了！”“崔庄排灌站又扬水了——岔河的水不能白白地流走啊！”“咱们张家集村的几个大湾引水口都和主干渠通上了，快蓄满了。干部们这次办了件大好事！”“王庄水闸提闸放水了，引来了那么多撒鱼的，那个家伙一网撒了五六斤！”

父母住处和县水务局毗邻，父亲有一次竟然在大门口和局领导攀谈了起来，他既是要想告诉人家自己对这几年的变化表示满意，给人家点赞，也想提一些具体的建议让人家听取。后来，领导知道了是我的清供，就专门打来电话，告诉我“老人很支持我们工作，好多建议都说到点子上了！”他同时也从微信上给我发来一些资料和数字，对县里的水利现状进行了一次科普。我谨从里面抄几个重要数据：

“清淤引水河渠 100 余公里、阻点清障 150 余处。清淤整治过后，漳卫新河、南运河、宣惠河、龙王爷、沙河等县境内 5 条主要引水河道实现了互联互通，形成了‘五纵两横大连通’的县域水系连通新格局，实现了‘一河有水、河河相通’。目前，无论在南运河或漳卫新河引水，均可 3 日内‘定点快递’到县城全境，真正实现了只要有地表水，就能引得进来。”

“全县实施‘一村一水盆’规划——共计整治重建蓄水坑塘 600 多座、新增蓄水量 2000 万立方米，收到了‘村村能蓄水、丰枯可互补’的成效。”

汉诗

父亲的河

韩士伟

谨以此诗献给 52 年前为修挖漳卫新河沧州段英勇奉献的河北儿女！

——题记

父亲扛上铁锹的那晚
这条河
便开始在我胸中翻涌
五十二年不曾平息

沧州雄狮
镇吼着东方来水
大禹们赤膊
一双双铁腕
要将地上洪兽锁入大河

号角响
旌旗两岸
车轮滚滚
万千人手
烈日黄沙
千年沧州
诞出一条玉带
从此龙盘狮踞

远望去，父亲仿佛在对岸
他踩烂的布鞋
磨穿的垫肩
额上的汗中
冻裂的伤口
还有
站在淤泥中
一锹锹，一车车，一趟趟……
用肩托起河的宽广
才有了四方安澜，水善人和

抚摸父亲的河
双眸含泪
像采集圣火
跪着掬一捧水、两捧土
洒向你坟茔烂漫的小草
今后
河是你的！

坐在堤岸
水如苍龙行过
父亲就是沉淀下来的一粒泥沙
我读着父亲
慢慢懂了这河

期待花开

赵腊平

沉寂了整整一个季节，像冰期待暖阳，一泓春水摇曳
半池瑟瑟半池红，回到从前

水暖气顺，注定花开
在岸边的鹅卵石上坐等
静默处，有水流动的声音

按部就班，时令如此从容
迎春抑或垂柳率先抵达
庆幸，不因贪欢误了稼穡

“为开采地下水到使用地表水灌溉的转换，吴桥通过‘引水入吴’，仅 2021、2022 两年间，就引入地表水 16500 万立方米。”

……

过去，我不会在文学作品里引用这样的数字，怕让读者感到呆板、机械和枯燥。可是这次，我分明感觉这些文字和数字，就像一棵棵蒲草，水灵灵的，茁壮而有生机。河与水，不仅与城市建设相关，与文化和旅游相关，它更与“三农”和乡村振兴相关啊！我想，乡村振兴不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而是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的每一次阶段性的提振和改观啊！

此事过后不久，有一天我回家吃饭，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他参加村里的一个喜事时，发现干涸多年的西南大湾水都满了。而且，北岸，长出好几丛蒲草，不久就会长出蒲棒的！

在别人听来，这好像是一句再没用不过的聊天了，但在我的心里，无异于石破天惊。蒲草的重现，仅仅是一株草的重生那么简单吗？

后来，我打听着蒲棒长出来的时候，专门回到老家，来到西南大湾，像朝觐般走近那些蒲草，并虔诚地折下几根蒲棒，回来插在瓷瓶里，成为陋室的一道风景。

水多了，蒲草和蒲棒就会多起来，像我这样的人也就不再少见多怪了。有一天，蒲棒，可能会走下清供的案台，但它永远是大湾里最有生机的一支清供！



村东的早市(版画)

马良芬 作

评论

绵绵自然景

深深黔地情

——读林汉筠《黔地行记》有感

李众湘

岭南作家林汉筠的新作《黔地行记》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考，引领我们走进黔地的山水之间，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他的作品不仅展示了黔地的自然美，更深入挖掘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精神。

在这本散文集中，林汉筠以“那山”“那水”“那人”为线索，将黔地的美景和人文风情一一呈现。他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的思考，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魅力的黔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重峦叠嶂、水流潺潺的自然风光，也可以感受到土家族山寨的淳朴与热情。

作为一名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参与者，林汉筠的足迹遍布了黔地的每一个角落。他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了中国精神，用自己的耳朵倾听了人民呼声，用自己的内心感应了时代脉搏，用文字构筑了一座沟通桥梁，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阅读《黔地行记》，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黔地的美景，更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思考。林汉筠善于以小见大，通过捕捉这一方山水的独特魅力，串联起远古的神话故事和 historical 人物故事，让我们在品味文学的同时，也能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家苏童说：“要努力把你的情感融进文学中。不要掩饰你的情感，真诚的情感融入是最能打动

非虚构

纪晓岚的知音

吴相艳

春秋时，晋国上大夫伯牙善弹七弦琴，樵夫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这是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自己的心音能被他人读懂共情，并非易得，故世人多有知音难觅之叹。纪晓岚享“一代文宗”盛名，拥《四库全书》总编纂官高位，一生功业至伟，有多少仰慕者、谄献者，甚至多少知音，不得而知，但在纪晓岚诞辰 300 年后，有一个人把所有业余时间用在研究纪晓岚文化上，孜孜以求，乐在其中，可堪纪晓岚的知音了。

他就是沧州纪晓岚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兴昌，一个喝着运河水长大、深爱纪晓岚文化的法律人。

严谨的法律从业者，把业余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搞地域历史文化名人研究，颇有跨行的味道。李兴昌乐此不疲，在研究纪晓岚的为官、为人、为学、为文之道上，思维驰骋纵横、中西贯通，“术”“道”相用，理智与感性相碰，与纪晓岚、与纪晓岚所处的时代，深情对话。

有清一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三文鼎力”，呈现了光怪陆离的鬼狐世界。孔子说，自己从来不讲“怪力乱神”，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纪晓岚、蒲松龄、袁枚却不约而同地用“怪力乱神”来抒发心志，颇值得玩味。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在文字狱盛行的时代，那些想言而不敢言的话、为文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呢？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与研究的乐趣即在于此。从狐怪身上，见仁见智，有人看到贪，有人看到色，有人看到因果，有人看到良善，不同的心态，呈现的世界斑斓不一。李兴昌的研究兴趣也许源于此吧。他把三者比较阅读，把鬼狐世界当作透视社会制度、人性本质、世风民意的显微镜或放大镜，深切体会纪晓岚“劝惩教化”的初心。

知音者，首要在“懂”，进而在“通”与“融”。李兴昌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纪晓岚断狱故事结合起来，从法律的视角，创作了《阅微草堂笔记断狱故事》《断狱趣话》等有趣的著作。他以一个法律从业者的自觉，读出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法律隐语，深挖那些小人物悲喜人生和鬼神世界因果相承中的司法案例和司法理念，颇得其乐，益增研究之趣。

显然，纪晓岚的志向不是写志怪小说，他的使命是文化集萃与传承，就如李兴昌的志向在于秉公执法，匡扶人间正道，而非文化研究。但他们的相通在于，在“主业”与“业余之乐”间找到平衡，并怡然自洽。研究纪晓岚，只读那些鬼狐故事，显然狭隘，李兴昌深埋书海，把《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对比着来读，对两部皇皇巨著的修纂背景、内容、际遇、价值如数家珍，有感《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其命运就和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享受过帝王作为炫耀其文治武功的盛宴，经历过战火的洗礼，蒙受过愚昧

我思

当作文遇见AI评价

杜书恒

春节前，参加年度教学评估，翻看学生作文本，主要是想看看教师如何评价学生作文。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往往是中心突出、主题鲜明、语言通顺、描写生动之类的套话，偶尔会有老师写一两句建议的话，也多是泛泛而论的鼓励。还有一些教师干脆大笔一挥“阅”或者签个日期。我很反感这个“阅”字，显得官气十足，有种居高临下、挥斥方遒的神态，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在几所中小学，看到了“作文评价印章”，或红或蓝，或工整或歪斜地盖在学生作文的文末，印章内容分门别类，格式、内容、表达、书写，少的十几项、多的二十几项，教师只要在相应的内容上画勾即可。我大胆估计，印章也是让学生加盖上去的，教师阅完作文后，直接在印白处打勾。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就像在猪肉上盖的检疫章。还有的是几个鼓励的语言印章反复地盖，没有一点意思。我没有评判的意思，只是觉得没有看下去的必要。我理解这种行为，更理解教师批改作文的辛苦。评改作文是语文教学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遇到好作文还有些兴趣读下去，可经常遇到是东拼西凑、东拉西扯的作文，一点儿好心情也没有了，更别说读完，胡乱地写两句应付差事。

一位中学校长兴奋地说：学校购买了作文 AI 评价系统，在阅卷和日常应用，大大减轻教师的课业负担……我课后和老师交流，看了一下情况，好像并没有像校长说的全面应用，大部分作文卷还是老师人工阅评的。几位试用的老师详细向我演示了过程，并分享了几篇作文的评价结果，几乎三两句话就评价，好像大部分都是描写增加细节之类语言，还算通顺。我向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要不要提前将本次作文的题目输入？老师们说不用，你只要上传学生的作文即可。我问，那“它”怎么判断作文是否符合要求？老师们都没说话。我想如果解决不了这个基本问题，其他也只是基于大数据的一个“普遍性”建议，意义不大。

我想，写作应该是最接近心灵的，怎么就变成了负担和累赘？学生烦写，老师烦看，没有一点生机和活力。叶圣陶先生曾经研究对比过作文的评价方式，全批全改，费时费力，对学生影响不大；作文评价要多、改动要少，建议学生自改。叶先生认为：“给学生改文，最有效的办法是当面改。”对于优秀的或者有良好写作经验教师来讲，能够面对面给学生改作文，是学生的一种幸运，得到了恰当的指点。叶至善就说叶圣陶先生经常和子女一起改作文，商量哪种表达更好些。但面批面改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对于大班教学尤为如此。如何有效地评改作文，将一直是语文教师面对的重大课题。

前几天，新闻说某款 AI 智能产品的应用课都下架了。我不大了解如今 AI 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能否达到像科幻电影里那样的高智能、智商活动，可以分析判断人的情感活动，运用算法和数据理解人的精神世界。如果达不到这样的高智能程度，就很难说能够评判作文，这应该是基本的常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机器人能否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到今天，所谓的智能机器人也只能完成一些技能性工作，分析执行简单的指示性活动。或许在未来的某天，机器人也具备了智能思维和情感体验，那也许才是真正的高度智能化。对于体验判断分析人类情感精神的文化行为——写作，才会有真正的评价机会。否则，一切都是虚幻和概念化的炒作。

写作是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也应该可以成为师生互动交流的途径。当我们沾沾自喜于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阅读的时候，当我们的作品被编辑老师接受变成铅字的时候，内心就会充满喜悦，升腾起表达的欲望。写作与评改都应该是真诚的，真诚的表达、真诚的欣赏，让心灵感到温暖。上好作文指导和评讲课是每一位语文老师的努力和追求。这要远胜于一切所谓智能化、科技化的评价方式。

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想起一位老师的抱怨，他的孩子在一所优秀的小学上学，放假，语文老师布置让家长打印作文，要求学生背过。我说这个办法也可以用，适当地背几篇范文，帮助孩子模仿，建立写作思维，会有好处的。没想到，这位老师说，这种情况咱也懂，你知道，那本作文有多少页？A4 纸打了 170 多页。这次轮到我不言以对。有些语文老师索性用背作文代替指导，用模式化的仿写代替指导，用毫无意义的劳作代替作文评改。

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高智能的程度，基于二进制的算法也只能模拟人类的技术，瞬息万变的情感都将无法复制。无论存储与算法多么超越人类，也永远无法真正模拟人类的思维。